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六
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七

憲章録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謂大學士丘濬亦階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内宴濬以内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當居下頗有言而太醫院判劉文泰以不遷挾私論奏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

求去益力許之按丘公與三原公俱宫保而丘詹府坐三原公下既入閣而三原公復據上坐丘公恨之故有煩言其劉文泰一疏公處之亦未盡妥據文泰疏摘公本院御醫陞用吏目補闕有祖宗舊制妄行選補變亂成法又託人作傳刋板傳播題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歴數朝廷之過自比伊周之佐至不准者皆書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詔令公看畢回話公一一置辯而詆文泰為無頼小人造此深刻之詞非老於文學陰謀秘

計者不能乞勑法司執文泰于午門前會官追問及究主使之人明正其罪以警將來詔下文泰獄鞫問獄成謂文泰初與後府帶俸都事關昶計議得怨擅作威福等事寫成奏稿又將怨所刻傳示為民都御史吳禎禎見內引尚書五子之歌等語因言待我舉奏為先帝報不平雖死不悔遂為文泰潤色又詞連大學士丘濬謂文泰嘗往謁濬語及大司馬王公傳濬言不當板行若有豪傑之士奏聞厥罪不小及硃語沽直謗君四字為濬

所說乞併逮問有旨劉文泰誣奏及妄攀大臣甚是刁潑姑從輕降御醫王恕作傳賣直沽名本當究治宥之傳併板即令焚毀丘濬罷其餘悉免究公又申辨言處置文泰奏請似無分别乞行辨理庶不枉抑上以已發落止之後方力乞致仕按縉紳之論皆以文泰此舉出自丘公然三原止合略辨其事力求歸休不當叅奏文泰欲于午門會鞫主使及所謂非老於文學陰謀秘計者不能也詔旨責其賣直沽名焚毀傳板豈可一日留乎

止當力懇歸田不當復奏辯也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道惜乎無為公謀者盖公北人伉直少文之故而憲章録亦似為賢者諱也不然則亦未考其事之顛末也

瑣綴録言弘治乙卯吏部尚書鈌衆推兵部馬公文升都察院屠公滽及左侍郎堪補馬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於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云屠既得吏部當班其上固辭居下及當廷試讀卷即先移病以待

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即位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違制紊序若此哉尹文和此論正矣然考其所紀亦有未盡合者弘治七年九月馬公加太子太保至九年二月屠以太子少保過吏部班本當在下三月充讀卷官原無迴避也十年四月屠加太保同班始踈讓耳戊午皇太子出閣屠止加太子太傅而馬加少保太子太傅已未讀卷屠果不預名然馬既加

銜少保屠自當列於其下亦不必引避也馬亦非屠舊長官唯所謂王抑菴自禮侍遷冢宰即班胡宗伯濙上宣德後不可考但景泰初胡加太子太傅王加太子太保自後俱進少傅加兼太子太師而中旨及外朝傳奏俱稱尚書胡濙王直不知當時班列竟何如也成化中內閣萬公安吏部尹公旻都察院王公越俱太子太保而王進封伯矣仍請居萬尹下於事體尤未妥而尹文和不以譏之何也

立齋閒録謂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滿援例請授柱國階勲時安陸孫公交為屬司受知公最深語人曰文官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封載諸司職掌甚明成化末萬閣老安一品考滿吏部尹公旻以太子太傅將滿遂創為萬請柱國而已亦循之王公正人必矯前獘將伺間言之見公已刻有柱國圖書乃止後屠公滽以太子太傅為吏書亦自請給時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為兵書考滿當給二公不恊因固執惟内閣

吏書有請及之例兵部不當請尤爲無謂乃言之於内
給之張公志淳時爲吏部郎中嘗嘆曰此無法守矣按
馬公之請自内給與届之執不肯許皆不可攷第馬加
太子太保在七年九月而屠之加在十年四月俸歴相
距三十個月而謂同時攷滿何也馬之授柱國在十年
時尚爲太子太保何得爲少傅而屠亦初加宫保非太
子太傅也且萬文康之前閣臣加柱國尚有楊文貞文
敏李文達而官制内明有加授柱國之條此論抑何不

審也

雙槐歲抄言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聖母之父李公為慶元伯母唐氏為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享或曰內侍潘真常與人言皇妣入宫時誤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究據史太監蔡用奉㫖往廣西訪求皇親得紀貴紀旺云孝穆太后再從兄弟且具𦵏所以聞命貴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旺指揮僉事給三代誥㝷賜奴婢人役及第宅莊田金帛器皿甚衆而封太后

曾祖祖父父俱中軍左都督曾祖母祖母母俱一品夫
人故事武官一品誥用金軸三代共一道特命誥文官
一品制給玉軸誥三道二年貴詐偽事露勅總督秦紘
再訪盖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稱為太后親兄太監郭
鏞心知其偽弗發紀貴者本姓李名父貴與弟祖旺偽
撰宗系圖上之後事發論死減戍三年八月庚寅禮部
會請引孝慈高皇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太后父母定
擬封號于廣西附郭地方春秋致祭詔如所請而不言

爵封葢佚之也第玫疏辭是紀氏非李氏疑歲抄誤

韓苑洛雜志言李夢陽劾張鶴齡有云陛下待張氏者

厚矣上震怒下錦衣獄中外洶洶不敢言越數日上召

大學士劉公健議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知有何

大罪皇上怒之甚也上曰他無理直呼皇后為張氏健

頓首曰張氏指鶴齡非謂皇后也上曰人謂婦人為氏

健曰此則不同昔漢人曰為劉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

安而茵氏危葢謂劉家趙家也若曰張家天顏恱即命

復其官按李夢陽秘録上出疏示之劉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秘録李所自記似應不妄又西涯燕對録載上語云云亦不及之今記於此以俟考

史謂彭文思華為人險詔用數深機莫測阿李賢㗋御史劾李秉排邢懷陳鑑構尹龍之獄附李孜省以進人至今猶講三千館閣薦彭華大為耻笑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風癱十二年而卒人以為陰險無將之報盖出焦芳筆也焦以尹龍事坐謫桂陽云出華意故怨之

刻骨而謗詈甚口若此華雖由李孜省薦生平之與尹直俱在是非間不應至此

又謂傅瀚欲攘取内閣位嗾監生江瑢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代瑢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死時劉健當國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適大學士謝遷諭德王華俱有憾於敏政當發其事而都御史閔珪

與遷華皆同鄉乃囑珪及科道數輩内外併力交攻羅織成獄而華杲之甘心鷹犬者不足道也顧當時劉健謝遷徒知殺人滅口以避禍曾不思虧損國體淪喪元氣云云按傳文穆有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於家僮鬻題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相關蓋焦芳李東陽門客程其壻也故頗為拚覆而劉與傳皆與芳有隙故肆其醜詆如此

憲章録言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令吉撰誥券吉言必

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慎重爵賞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賄耳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按吉之貪險不才不足道然其不肯遽撰誥劵者誠以壽寧侯之封太驟畏天下之議之耳未必敢勒后家之賄也是時壽寧伯繼進封侯而少子延齡復封伯於典章誠濫吉之執奏其人雖非其事則是也上亦知其不協衆望而輕去之然以此去則吉之幸而上之不幸也

侯知録言弘治中徐文靖公溥乞致仕上特賜曲柄紅方繖傘以寵異之此異典也考家乘行實不載又問其孫文燦云亦不知之其為誤傳無疑

客坐新聞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葢其家每歲蓄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魚躍入舟中約重數觔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

皂林廵司異其小船而用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驗其船見倉前有一人腿三人自相驚駭廵司即縛解浙江臬司考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煅煉詐辯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主司即命吏主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鱉之處鱉皆不見唯見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脚按此事夷堅志載之甚詳乃宋事也

憲章類編言太監蕭敬詳諳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疊肆誣上行私武宗每召之問輒對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中言官交劾之以罷司禮余往往接諸中貴人與談懷恩之賢不能答談及敬則交口頌之不置蓋敬爲太監凡六十四年其入司禮以後亦五十餘年年九十一始卒門下中貴且百人二從孫皆登第貴顯致仕日人夫月米比輔相有加喪塟之儀同於勲戚又善詩字彈琴風角堪輿諸術溫恭下士喜

施予以故其儕伍喜稱之而考其實有不盡然者憲宗朝在司禮與李榮俱以柔媚結上引用尚銘亂政為言官所糾弘治初復累為言官劾罷正德末年寧藩敗張永發其交通實跡以年老罰銀二萬兩免逮閑住嘉靖初言官復交章論劾而家族在延平有司有犯者即以計逐之以為賢恐未可也

孤樹裒談苑洛雜志稱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

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内閣近臣講議必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上曰内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雜他曾獨薦一人不合朕意上不言其所薦之人姓名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寛相會詢之寛亦不知既而向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先生疑上聽之未真重舉其人言之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奸惡聖明

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堯舜之資迥出尋常之表彼薦之者寧不媿死耶

又云上召劉尚書大夏與都御史戴珊論人物大夏言及某一時人物上曰内閣學士劉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為國家在陜西巡撫時與鎮守内臣同遊秦王内苑厮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户部侍郎令他叅賛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等官為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

這等何以稱為人物大夏等叩頭不復敢言由前言之則劉宇也由後言之則許襄毅也皆劉文靖之鄉人豈即一事而所載又全不同記以俟攷

李空同秘録言諸大臣劾八豎疏上矣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盖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吏部尚書許進者首咎韓文曰公疏云何按此時為吏部者焦芳也許公初拜兵部尚書非本頭也空同身與此謀者亦遂誤稱焦為許紀事之難如此

通紀言左副都御史卲寳罷後起為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按寳再起為户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始乞終養今言起為禮部及不出誤

又言許尚書進卒於五年十二月馬尚書文升卒於七年俱非也二公俱卒於劉瑾未誅之先馬卒六月内壽八十五許卒七月内壽七十六

又云詔盡奏藩封壤既而不行按奏所請者牧馬草場地耳非封壤也

雙溪雜志云正德二年春上御經筵講官故事講解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說話忠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發南京去陞二人南京侍郎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應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

忠其責友如此劉健謝遷既去李東陽獨留引王鏊入閣焦芳為吏部尚書交結劉瑾令芳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後以許進為吏部尚書芳專在內閣尚書入閣自芳始時劉宇為兵部尚書成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瀛至廷儀遣吏邀入署中坐必款語移日司官不附宇者瀛中於瑾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諂諛宇極盡妾婦之態宇大說廷儀能文奏章皆託廷儀草之武舉改文場考

試策論用翰林官爲主考皆廷儀立議改舊制因瀛通

情於瑾瑾傳旨罷南京戸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

時内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見任未缺廷和復

謀於宇託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謝瑾瑾許之下手勅

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

金幷金銀酒噐二千兩托朱瀛陳于玄眞觀瑾大悅納

之後焦芳老病致仕劉宇代之曹元與劉瑾親舊陞至

兵部尚書代宇李東陽楊廷和皆嘗與同事廷和感宇

引進恩故瑾之敗廷和極力護之㝉得保全廷和引門生靳貴入閣專管誥勑曹元去梁儲劉忠入閣忠去廷和欲以靳貴代之朝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貴憾之後進讒斥罷宏仍以貴代宏楊廷和丁憂以楊一清代貴致仕以蔣冕毛紀代正德間居內閣者李東陽楊一清皆有文名楊廷和蔣冕奸邪志合遂亂朝政按晉溪極言楊與劉瑾交通之跡然瑾誅後未聞有言及楊者又楊弟廷儀素忌其兄處處皆謗安肯為之行賄而令其入

閣耶楊以詹事遷南户左侍劉以學士遷南禮左侍楊時在東閣管誥勑旦夕大拜今遷南户侍何得云陞而劉以學士越四階得南禮侍豈厚楊而薄劉也既云廷和賣劉忠以不當別瑾而私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因遂踈忠然廷和遷户部忠遷禮部俱尚書且同日此豈為踈劉而獨厚楊也楊名入內閣劉進南吏書亦名掌詹事府楊有賄則劉亦有賄矣意者瑾輩以東宮之舊而扶掖之耶科道後論劉為瑾黨不及楊

然尚不能為劉果何至謂與蔣奸邪志合遂亂新政按楊蔣志合在擒江彬草新詔革宿弊耳謂之亂政可乎且誰不知晉溪與楊有隙而敢為誣排若此所云內閣以尚書進自焦芳始及例用三人亦非也王毅愍以左都御史丘文莊以尚書進何云焦芳始也弘治中徐劉李謝已前有至六七人者何云三人也又云廷和感守引進恩極力庇之廷和入閣守尚在兵部何引進之有焦芳止于削散官守為民豈賴廷和庇自雙溪雜記行而

高氏鴻猷薛氏寔章二録亦因之大抵晉溪之怨楊公甚小人恣行胸臆無所顧憚而又不讀書不習本朝典故乃敢於猖狂如此而後學不知前輩人品又敢於縱筆如此若楊文忠行狀雖其子弟為之而與晉溪交惡之實可見今録於後科道交章劾内臣武臣亂政公擬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公擬旨俱令致仕上不可仍下内閣改擬謂内臣張鋭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安等俱擬下獄文臣亦有朋奸亂政罪惡顯著者

皆輕貸何也公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朝廷居豹房頻年南北廵幸離間宫闈以致國本中絶也中使曰王瓊先在兵部頭戴瓜刺身着帖裏親至豹房與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公曰此事外人都未知於是擬瓊冠帶閒住不可乃擬為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瓊危迫甚捃摭誣奏與公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為救解時久旱瓊既下獄雨隨降

御史李獻等奏比之烹桑弘羊云二十八日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佐傳諭上意欲公發瓊黨宸濠事公曰外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較也葢瓊朋奸黨逆罪惡昭彰至如陷害彭澤而為亦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臺諫章䟽俱從改議皆朝臣所共知者葢楊公之報晉溪不無意然實一時之公論也王新建既感晉溪之知已而霍文敏黄久菴又師事新建而恨楊公以致新都之謗迄今未盡

明也

史謂王雲鳳為提學副使撈笞生徒有至死者劉瑾聞而喜之復以張綵薦遂擢為祭酒及進謁瑾瑾訑其多髭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恐跪謝後上章請以瑾所行法例刻板永著為令又欲請瑾臨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士論鄙之按虎谷之用似亦張綵之力但此公名臣直節素著豈應一旦狼狽至此况引魚朝恩例使瑾知之不益其怒耶以後言官論列亦有及此者

然周文端一代名臣尚不免李廣之波及言路語亦未可全信

史實録言武廟陞撫州知府劉介為太常少卿介瑾鄉人也繼娶妻美豔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介嘿然不敢對少頃舁夫至强輿歸矣李少卿伯華則為余言屠謫德文陞嘗于史館見録介事後使過其鄉介七十老矣留屠飲徐問其家則結髮婦

固無恙也屠猶未信徵于其鄉人固然乃欲辨傳言之妄未果余謂國史不應矯誣至此或介妻固無此事或新妾而史誤以為妻未可知也

近峰聞畧言張永初出師奉勅乘馬由馳道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由正陽門而入列衛校俟而擒之永竟入崇文門獻俘既畢上曲宴于豹房語甚洽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天子任為之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酣醉夜分矣

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閣門瑾以直宿閣中怒
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
繫于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廠攷之史及王文恪筆記
陳洪謨繼世紀聞俱言永入自東安門上親宴勞瑾亦
與焉既罷宴瑾以票吉歸河下永乃乘間出袖中疏奏
瑾叛逆十七事且云欲為天子上猶曰天子任為之永
與馬永成等曰彼為天子置陛下何地上乃命牌子頭
召瑾永等勸上親行以觀其變上乘馬行至瑾所居時

漏下已三鼓瑾方熟寢俾子頭先入瑾問曰上安在曰豹房瑾披青蟒出且謂其家人曰事可疑矣既見上上罵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勸解遂縛送内獄與近峰所紀直宿閣中出不遜語事不同當以後為正

憲章録於六年八月内謂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李東陽等云云而於其下復云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討涿賊大誤馬公以右都出討有功進左

都尋以不能制賊與張俱逮下獄陸公始受賑耳

震澤紀聞言趙鐩亂河南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

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按元末韓林兒

起兵旗號云虎賁三千直抵上都之境龍飛九五重開

大宋之天豈祖述之耶抑偶合耶紀事者之附會耶

憲章錄言大學士劉忠等主考辛未會試時禮部尚書

費宏知貢舉將會錄所刊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紙黏

票於文字之傍托中官入奏上召李東陽至煖閣内太

監張永以所進會録授之曰今欲别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知之耳是日忠適以省墓陛辭抱恨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攷史及李文正燕對録其稱傳旨指摘謬誤同而不言為誰進惟嘉靖五年詹事桂萼張璁攻大學士費宏為禮部尚書時謀入閣將會録傍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托人奏武宗皇帝説劉忠没學問劉忠去位宏遂入閣正德九年大學士梁儲主會試考宏復將會試録傍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謀去梁儲以

進已位賴武宗察知適宏又在武宗前嗤笑不恭密告行錦衣衛察究將聲其罪而張仁密泄於宏武宗震怒下張仁於錦衣獄責打限宏五日內起程憲章錄復因之謂費宏以儲位在巳上仍將會錄傍註貼說指摘以進上察知之置不問夫費公在嘉靖間輔政乃平平耳然尚以寬和不忮名豈於初年好脩之日而作此險忮事耶且以劉文肅之清勁誰不知者而費公敢於傾擠如此十五年之內何無一人指及又何待張桂也張桂

之仇口汙衊無所不至而薛仲常乃遂信之筆之於史耶辛未既以此擠劉甲戌復以故智擠梁萬無此理且梁非首揆何故忌而欲去之也事理不通且無影響高岱鴻猷録言江彬之變謂上欲草威武大將軍制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内閣草制楊廷和不可辭疾不出乃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劒起立曰不草制視此劒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而憲章録則形容梁公力辭草制之説尤若且謂次日楊廷和遂草之楊用修丹鉛録辯草制自是梁且謂内閣有勅書稿簿綴撰者姓名其下焉可誣也又按楊公行狀云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近聞逆濠為檄方以失政為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耶假作孽者謂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將軍是何人

降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僇然後興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復奏少頃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勅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等不必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欲決如此蕭等去未

幾即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
置我於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
字萬世誰敢改稱為此號耶蕭等知不可奪乃去八月
十九日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制誥有旨責公引
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寫勅進者明日乘輿行
矣按蔣文定辨吳東湖疏極言已不肯草勅之詳當時
楊公首揆若草勅自楊則彼稍隱諱使梁文康抗顏直
諫至此當為生平第一節而楊文襄於墓志一字不及

何也然則草此勅者寧非梁公耶不然將為毛文簡也鴻猷録所云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而憲章録謂楊文忠遂草之無乃非碓耶大抵髙子因嶺南之人方霍諸公為梁左袒者持論而虛美之今薛子又因髙說而附和之真誣史也

憲章録又言禮部尚書李遜學議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入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

未宜輕言萬一有它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輕聽尋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當時禮部原無有建儲居守之說言官有言之者意在召兵益近藩備不測耳寧王欲使其子進香因而留居十王府朱寧張銳為之通謀然在誆寧邸之賂耳非必真有意也至於江彬絶無之也梁公何嘗抗議而王瓊王鴻儒何嘗助言耶此等事在三家子弟尚不能矯飾而薛獨何所據耶

又云上以疾崩於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

等定議遵祖訓遣使迎立今上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武宗崩併其子入俱收之至諭詞又歸功楊廷和梁儲輩按武宗崩大學士梁儲京山侯崔元齋金符等迎世宗既就道而始賞散邊兵會江彬入永安宫安吻行祭乃令太監魏彬等入奏逮彬久之乃得請執彬蓋廷和冕等力也今謂彬不知武宗崩蓋不攷之過

楊用修丹鉛餘録載河僵事且於實録書之云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為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土人謂之河僵此固災異也不知五丈之冰穴藏得幾許人又不知不為照見否不凍死否我能往冦亦能往避兵之説恐未可信也

雙溪雜記云正德十六年馬永成已死御史王鈞首論魏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以王

道大義滅親比彬仍令在司禮監管事谷大用張永降
奉御南京閑住廷和壞亂新政任情賞罰非一端也蓋
當時魏彬雖為江氏親戚而奏請太后懿旨時幸其不
為梗異且既掌司禮一時勢難輕動未幾科道官汪玄
錫蕭淮等疏上奉旨他每隨侍先朝朋奸黨惡百計蠱
惑離間宮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
導引巡遊招權納賄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
人共怒本當重治姑從寬處谷大用丘聚降奉御着去

南京孝陵司香張鋭張雄張忠于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林馬英罪惡尤重并蘇晋劉拳周昂吳經丘得顔大經許全馬錫張信錦衣衛都拿送都察院在外的巡按御史提解來京俱會問明白來說魏彬張永情各有間着外私宅閒住錢安張洪馬昂周惠疇王杲皮德朱福也着錦衣衛拿送都察院打着問鄭宏等已有旨了臧賢劉實死有餘辜還查將家屬拿送問理然則王晋溪之所謂魏彬管事而谷大用張永降奉御南京閒住

又誤也

寧庶人之復護衛大抵錢寧受賄數萬而張雄張銳輩半之表裏恫脅而兵部之長陸完迫於勢誘於利而傅會其説當時内閣大臣獨費鉛山持正不肯予而楊新都梁南海輩畏禍而莫敢主持新都為首輔其罪有不容辭者第不得以汙名衊之耳雙溪雜記謂大璫獨請楊師傅入票旨其為讐口無疑第楊用修丹鉛雜録謂為新都丁憂以後事則又誤之甚矣寧王之復原革護

衛屯田係正德九年三月丁酉而新都之聞父春喪在十年三月丙申今欲它委其可得乎

正德五年封張永兄富弟容為伯及推恩谷大用魏彬馬永成兄弟俱封又義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朱德為永壽伯史言德不知其所出初為裴太監厮養冒裴姓後賜姓朱能造西域食餌有寵攷之朱德葢亦緣隨張永西征冒功者也時上義子少諸璫故崇封之因而互相為地耳德封後絕無寵不敢與錢寧江彬埒而世宗初

下獄論死後末減謫戍據獄詞始知其為山西人然又名皮德盖北音裴皮同稱故也

震澤長語謂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零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元寶五百八十萬錠又零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金牌三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寶一顆以上金一千二百五萬七

千八百兩白金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而憲章録通紀大畧亦因之余甚疑其事以為漢王莽時黄金尚餘六十萬斤梁孝王没黄金四十萬觔若以十六兩為一觔則莽之金尚不及一千萬兩而孝王亦不及七百萬兩也以四兩為一觔則莽止二百四十萬兩而孝王止百六十萬兩也毋論白金之數又有二十倍於黄金者莽與孝王無之也漢之富過後世數倍而其最盛者曰大司農錢四十餘萬萬水衡錢十八萬萬而已

董賢産直錢四十三萬萬梁兾産直錢三十萬萬其時錢最貴止於萬錢為一金大槩倶不能當瑾二十之一也假令所籍金錢果如數則歲輸邊白金三百萬兩總之可百年而尚不乏也瑾之專濫者首尾五年耳自二年而前尤未盡籠也四年而後稍以張縁言有節也即歲入至多千萬止矣何以有此數也後攷之史云上初未有意誅之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及偽璽牙牌衣甲弓弩之屬始大怒曰奴果反矣謂之累

數百萬尚不能千萬也又攷獄上詔旨云瑾招權納賄金銀數百萬可知矣盖好事者之妄傳而震澤公書生易信因從而筆之耳

武廟録云初高麗國王王氏洪武時遇弒而絶陪臣李仁人擅立僞姓凡幾易矣國人得王氏裔瑤立之瑤復昏亂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且請名朝鮮詔許之改名旦令徙居漢城成桂與仁人本異族永樂間降祭海嶽祝文稱成桂為仁人嗣而祖訓條章亦載仁人及子成桂今名

旦者成桂子芳遠奏辯太宗許令改正近所脩大明會典復注祖訓於朝鮮國下且云李氏連弑四王貢使市以歸國王李惲上疏備陳世系本末及四王始終無弑逆疏乞為改正下禮部議以會典一書詳載我朝制度其事闗外國是非嫌疑之閒皆在所畧況成桂之得國出皇祖之命其不係仁人後又有太宗明詔可徵宜從其請詔可且嘉其誠孝賜勑諭之按高麗王王顓被弑於洪武十六年國相李仁人為之也主王弟顒權國事為仁人所立至十八

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觔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許以二十一年正旦乃貢明年復貢黑白布萬疋馬千匹二十二年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顒之子也時父顒被囚詔却之無何復廢王昌而立定國君王瑶二十四年市馬一萬索閹豎二百人二十五年其國知密直司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子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顒主國昏暴喜殺至欲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回軍顒懼遜位子昌國人弗順啓

請恭愍王妃安氏權立王瑶亦復昏迷聽讒其子奭復癡騃縱酒色與顒黨玄禹實等潛謀復顒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以攻遼東之謀為成桂所阻譖于王瑶欲害之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瑶不足以治民以恭愍王妃安氏命退瑶私第與國人耆老共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以聞仍易名旦改國號為朝鮮上皆從之尋以諜知朝鮮邊卒欲潛渡鴨綠江入寇下詔切責乃奉表謝罪貢黒白布人參金裝鞍馬然則王顓之弑固由

李仁人而王顒及昌瑶之廢與簒國實成桂也後雖稱成桂非仁人子攷之前史實其黨也當是時黎賊之弑君既朝貢見絶而永樂中遂至用兵父子駢首就執雖叛逆之臣亦有幸不幸矣

近見有演戲者以兵部侍郎文貴出鎮宣大與劉瑾抗又與張綵張永合謀誅瑾無識者頗信之及攷其時貴以左侍提督迎合劉瑾意毁舊城臺而更築之請借太倉太僕寺銀四十萬兩未出京而入瑾門者四分之一

俄革提督改貴巡撫轉陞右都御史意者文氏之後借此以掩人耳目耶貴後復起撫鄖陽寧夏被劾歸至嘉靖初猶有言者追其扣侵邊費倖免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八

客坐新聞言姚江王伯安守仁成化辛丑狀元大宗伯華之主器也弘治己未會試第二人廷試名在二甲第六初授刑部主事後改兵部博學有文好奇古慕神仙正德丁卯大璫劉瑾操弄國柄放棄大臣鋤滅言路百

傒掩口聽命而已伯安上疏言之謫貶貴州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一夕夢使者持書二緘付伯安啟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伍員名一畫水上覆一舟後題屈平止二字既覺越三日晝見二軍校至有旨賜汝溺不可緩窘迫之伯安懇告校曰少間須臾留詩于世以俟命絕乃以紙展几上題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復何如身曾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知餘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

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更有告終詞一篇不及錄書罷為二校面縛挾至江邊投之伯安初入水即得物負之不能沈漂蕩凡七晝夜所見如畫中伯安驚慌莫知所之舟偶及岸見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致此狼狽吾當為汝解縛登岸伯安拜謝因問老人曰此當何處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告曰願公護其至彼老人曰此去福建尚遠不能猝達當送君往廣信乃命四卒共往舁之去如飛不半日已抵廣信矣老人復在彼率詣僧寺

僧聞其名延款甚恭伯安問僧曰老人在何處請來同坐又謂僧曰我餒甚乞飯少許且囑先飯四卒僧覔之皆不見詢僧自岸至此為程幾何僧曰千里曰自辰及午迅速若是信為神祐也食罷僧達郡邑皆館穀之即移文浙省差人迎候恍惚若夢寐中人謂伯安志慕神仙故墮此福地也伯安今轉遷為大鴻臚云攷之王公年譜則云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

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葢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橐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宫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㨗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應之因為著得明夷遂决策返先生

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静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據年譜乃門人錢德洪著德洪純實人也不誤而客坐新聞所紀正德洪所謂托言投江之説也當時王公止是救給事中戴銑等初與瑾無深仇何必作此狡獪毋乃權譎縱横之餘習乎異人所贈詩後六句予能記之云君將性命輕毫髪誰把綱常重崑

崙寰海已知今今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把椒漿薦夕曛疑亦王公所托言也客坐新聞為沈周作周以正德已巳壽終而王公至正德甲戌始拜南鴻臚卿今云云恐後有好事者增益之亦非沈筆也雙溪雜記言王伯安奏劉瑾被摚幾死謫龍場驛丞以此名聞天下楊文襄公作王海日公華墓誌銘其說亦同而加詳攷之國史與王文成公年譜行狀文集止是救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忤劉瑾下獄杖謫本無所謂劾

瑾也夫以楊文襄之在吏部用文成為屬王恭襄之在兵部與文成若一人而鹵莽乃爾安在其為野史家乘耶

餘冬序録言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名古名仙運乩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若夙搆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答曰吾田道人也君乞白岩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六韻梁蓋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岩門下士也其用十六韻

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揷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氷壺倒月色澄徹瑶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荒風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挂闕

晴雪玉梅懸谷摇春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游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宫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璚瑶宫頭角嵯峨自卓立胸襟磥砢誰磨礲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邂逅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

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席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暇日出此卷示春春為之跋曰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全為其篆字併詢坐中張炳曾識劉苞事以李全之為鬼為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和君尤陋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能量也坡他日為韓文公

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語葢無怪于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跡甚夥嘗謁滕宗諒于岳陽稱回道人高策爲之傳近世好事者又梓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未暇考大抵其事迹有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曁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憑物以應此卷梁生得之邂逅而獻于喬公白岩者也詩跌宕不凡字妙有飛動勢嘻亦異矣汪家神不聞能詩篆字衆莫識東坡且寶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果有仙能久而不忘者

在視聽之外耶吾于此乎驗矣其賦白岩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劉苞事不足言矣秦楚材之積金峰𧄍養直之羅浮山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壓涉恍惚事以春所聞諸記載家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日自公觀之是詩尚可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于此質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田道人賦詩後二年七月二十又七日識按此方士者王姓無錫人余猶及見之一

秃瘦老翁也吟百韻可頃刻而就盖借仙鬼售其術耳
梁廷用後名宏字裕夫亦余中表戚也二人實相與謬
為之以欺白岩公家伯父談其事極詳
憲章録列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卒于正德六年按大
夏以五年自甘肅赦還十二年始卒耳
憲章録于十四年七月内謂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
秦用盧明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唯
蕭敬罰銀二萬兩仍掌司禮監而下始云王守仁起義

兵討宸濠云云八月上親征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濠反書聞詔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征剿安邊伯朱泰挂威武副將軍印領兵為前哨趨南京左都督朱暉挂平賊將軍印太監張忠監督軍務趨江西以太監張永平虜伯朱彬提督賛畫機務彬仍督軍門官校辦事而留東廠太監張鋭錦衣衛掌衛左都督朱寧于京師寧寵已衰懼通濠事洩固求從行八月癸未上發京師傳

旨令寧量帶官校從行不妨原任十月辛未至臨清留寧董皇店役十一月丁巳朱彬發寧逆謀命羈管于臨清密遣人繫其家屬十五年正月戊午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瓛等下錦衣獄真瑯璟以通濠鵬瓛寧黨也佐準寧壻也十五年十一月至通州庚申始執陸完赴行在復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等下錦衣獄辛酉命司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閻任俱以交通逆濠為太監張永所發也

寧等事發後先一歲有半而今并于十四年七月又蕭敬原無下獄其罰銀二萬兩在世宗初而復用掌印亦其時也

史于王文成洪都之功所以翦抑之者不遺餘力謂文成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届趨道南昌賀之至豐城遇知縣顧汝以變告守仁大駭棄官舟取小艇遁還贛文定以卒三百遻于峽江至吉安留討賊守仁初不許既而深然其言乃下令各郡邑諭以大義闕其宸濠既出南昌守

仁乃與文定等順流而下文定爲前鋒趨廣潤門夜巳
三鼓砲擊守門者駭散遂入城城中民聞守仁將至皆
喜共登高望之而守仁等不知以爲守備堅固方懼弗
克兵旣環城閴無人聲相顧莫敢先登無何聞城中介
馬呼噪聲知文定巳入乃競梯緪而上諸兵皆烏合素
無紀律而大帽華林諸寨降賊號新民者亦在行貪功
縱殺居民往往死于牀簀有闔門無噍類者天曉諸門
洞開守仁始按轡整隊而入死者已數萬人數日間積

屍横路雞犬不鳴拱𢷬等千餘人已就縛守仁復搜捕逆黨日僇數百人軍士因縱掠郡王將軍儀賓邸第以及富室無不被害濠府中蓄積甚富亦多已失宫人聞兵入惶懼縱火自焚或相率盛服而縊一室中有至數人者臭達于外所存惟羸病數十人而已始南昌苦于宸濠之暴至是復遭荼毒皆歸怨于守仁之不能禁戢云及叙樵舍之功第言鄭獻脫歸告文定言狀文定徑前薄扗營不利還至黄家渡新民劉文禮殪其驍將乘

勝迫之遂捷次日文定以火攻復大破之而一字不及
文成至其傳劉養正則云少有詞藻詭談性理以要名
譽士夫多為所欺王守仁尤重之曰此吾道學友也正
德十年養正赴濠聘一見許以可為湯武又語及陳橋
之變意甚相得然後自掩飾有庠生康昭者語中其機
養正密致書于濠左右計殺之守仁在南贛尤為濠所
慕饋遺相屬于道嘗貽書陸完謂可任江西巡撫者惟
守仁與梁宸耳守仁又嘗遣其門生湖廣舉人季元亨

者游說濠時人莫知其故是歲濠生日守仁假公便先期約養正往賀會于吉安舟次劇談至夜半養正先去遂從逆濠自出南浦驛迎入府拜為軍師日夕望守仁至遣人于生米覘候之而守仁至豐城聞變即返濠實不虞守仁之見圖也養正既擒後猶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其口逼令引決傳首至京妻子沒為奴比守仁自南昌還其母喪暴露使人瘞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書辯

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為之媿屈元亨尋為太監張永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據史所記言之則王文成不惟不當封而且有大罪三所謂不當封者其戰功皆出伍文定所謂三大罪者預通逆濠一也縱殺平人二也事後猶庇逆黨劉養正三也然逆濠與養正居平以文成在上流擁精兵建大勳有才術以甘言結納或有之而文成亦據撫臣往還之常禮為報耳使預其謀何以徑歸吉安伍公雖進言起義兵殺身滅族之事亦須

文成有以自決前後進兵區畫調度頃刻百發豈披堅執鋭者比而一字不及文成豈理也夫進兵攻南昌不能無少殺掠而軍令下則已定矣其後如徐少師鄭端簡薛應旂諸公皆履其地得其詳故始為之暴白而未有摘抉一時握管之心事者盖實録之始為總裁者楊文忠繼之者費文憲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也楊公與王恭襄郄甚著不解恭襄雖陰譎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以故于前後平賊及擒濠之疏皆歸德于兵部

以為發縱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内閣其為楊公輩切齒非旦夕矣江彬許泰張忠輩既耻大功為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之語而忌功之輩從而附和之文憲在文成撫綏之地與逆濠忤被禍中外之臣皆屢薦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費當亦不釋然也董公最名忮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巧詆不遺餘力既又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徹聖聰未必非

鬼責也若養正之毋瘗之可耳祭而重以文不可也與元亨非季元亨其人長者嘉靖初從昭雪

四年江西按察使陸完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踰二月始至京吏部奏其遲慢乃令試僉都御史待有績効以聞又進士閻欽石柱劉洙潘塤賴鳯與行人推官俱選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李憲言其太驟請與試職從之史既具其事而言瑾之變亂成法然不知其為成法也洪武中有署及試尚書侍郎都御史宣德中尚行之

如魏源以按察副使試刑左侍復出為山西布政是也仁宗監國選給事中其自監生者四人皆試職後人不識典故止知有試御史耳第試職皆原品頗卑不食新俸以別而陸自按察使遷品故高俸將何從耶

野史謂吳公廷舉乞休疏引張忠定詠語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語上以其怨望斥之歸忠定在當時已有納忠者改恨為幸矣惜乎吳公不之知也攷之吳公再疏實謂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

乃知野史之誤又引白居易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閑人及用嗚呼字上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勒令致仕此豈告君之體乎致仕亦幸矣

西樵野記言吾郡中蔣閣老冕歴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睿制詩一闋頌云聞説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犂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

終不就若此忠義具見之矣按蔣閣老冕全州人嘉靖三年以議禮不合而乞致仕豈有三聘之說且此二詩三家村社人所不語而筆之於書抑何俚鄙無識也

近峰聞畧言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刄此奴有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駡寧乃銜之即傳旨罷彭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

官劾之坐彭擅調軍官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秉筆署
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究時陸太宰完稱病不出明
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
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
靖初詔起彭公兵部尚書云按是時朱寧聲勢與人主
並豈有屏人而匿兵部尚書密室理彭公固莽亦豈有
全然不覺理闈之前輩盖寧使所親信至瓊所而彭公
偶至因留之飲桃之使罵也彭公後自西勘哈密事還

引疾乞致仕其後王以哈密處置失宜彜置彭重罪毛公實嘗解之然寧實未嘗令衛校至其家察得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也

史言命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瑒俱填註見任管事例廕叙軍職不得管事上念其先臣孫燧許逵臨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從兵部之請所謂廕叙者謂初任也王忠肅翺之子錦衣副千戶竑余肅敏子俊之子錦衣百戶寘何嘗不陞指揮理衛事耶

余嘗於危言記高蘇門叔嗣與陳友諒同支干其為湖廣按察使又與友諒彭湖之歲同鬰鬰不樂而卒葢故人王允寧吳峻伯云得之前輩的然者及後考之信史殊不然友諒以癸卯死于彭湖年四十四當是元延祐庚申生而叔嗣則以弘治辛酉生以嘉靖己亥卒年三十九葢無一同者因更定之且志一時之誤

交事紀聞紀世宗御製送毛伯温南征詩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雁翎刀風吹金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

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莫能逃太平頒詔田疇日親與將軍脫戰袍損齋備忘録則太祖送總兵楊文征蠻詩也雁翎刀曰呂虔刀末云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備忘録作于弘治中交事紀聞之附會不言可知然太祖製集無之又見宋時一小說云是哲宗送大將征夷則其來久矣然哲宗事亦不足信盖野人之談三變矣

有刻名臣言行録者於南京兵部尚書原傑下誤書襄

敏公三字而楊豫孫所編謚纂亦因之余至郇陽訪公遺績且考國史及内閣賜謚底本公與右都御史顧公佐尚無謚因為題請一時喧傳謂原公已有謚而余為複奏山西二大老亦謂見其祠額已有之矣余聞頗不平而衆口一辭無如之何後禮部為查原籍果未請謚特復題會有一二牴牾報寢然後余之奏始不為無稽而言行録及謚纂之誤方訂

余嘗有疏以衛所千百户等官有聲蹟及武舉次補者

不為指揮等官而竟擢守備把總兵部惜之往往不肯
徑推其推者不免躐等而不推者至於終身淹滯但以
指揮同知僉事係功陞官欲比照都指揮體統行事例
遇考選軍政掌印屯操俟其更有成績方推守備等官
兵部甚然其說而以無例難之覆疏許候有薦者徑陞
指揮僉事而言官劾余不諳事體此可笑也都指揮之
體統行事即指揮體統行事例也弘治六年廣西副總
兵都指揮同知郭鋐奏職當鈐轄三司而官止都指揮

則皆頡頏未便欲稍進一秩以便行事有旨郭鋐既為副總兵直令以都督體統行事俟有功另議夫都督可以體統行事而指揮獨不可乎

史於嘉靖六年正月内記上閱宋儒著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堂記有述一篇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之附和但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交以為友亦有不同焉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宇受學於一清有年矣一旦被勢利所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華

為少保桂蕚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踈矣吁信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戒輔臣揚一清因言宇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論誠然若桂華能持正論且聞蕚之學多自其兄發之未必盡非也上報曰朕閱大典有得而述因歎兄弟邪正異途桂華桂蕚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吁嗟之餘揚抑不平近日多事未暇檢讀依卿言朕將原稿更之按方鵬在南吏部時嘗一言許張璁議禮而鳳則同臺疏劾璁蕚等故

云爾然六年正月内桂萼尚為詹事不當稱少保方獻夫尚為少詹事不當稱尚書又其時大典尚未完當是七年終八年初萼獻夫加官後御札不應置于此月也七年史言上降手勅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桂萼俱太子太保璁萼疏上皆優詔答之而更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誤也初上以歳暮祫祭見璁萼班在新除太子太保團營尚書李承勛下故特加宫保而璁以前星未耀不敢虚居是官請

侯巽日上故特加少保無兼官見行狀誌銘及進明倫
大典表俱可證
致仕少保左都御史陳金卒賜祭葬如例史言其有幹
局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及卒家無餘貲士論高之按陳
公平江西寇不飭士卒為土人害正史野史讀之藹目
陳公楚之應城人也恐其時不能不少曲南史之筆耳
又贈太保諡闕　而今亦遺之
致仕少傅大學士謝遷卒史稱其學術純正有大臣風

節而謂正德初年權奸擅政遷以顧命大臣不能艱貞濟難捐軀殉國按謝公雖受顧命其時第三相也力豈能獨㨫八虎之首而擊之且正以與劉文靖同心持議乞身之後削官籍賜禍幾不測而責其不能濟難捐軀何也唯八十再相屬時移事改不克有所建白而歸畧為蛇足耳而史却諱之何以予奪之舛若此

徐左使學謨撰楚通志王廷陳傳謂廷陳為翰林院庶吉士以好譏評人長短出為吏科給事中會毅皇帝南

狩業以言激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上書阻諫大學士石珤止之曰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廷陳乃旦賦烏母謡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由是風吏部又出為裕州守此處殊誤蓋當正德十四年散館前而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曹嘉江暉馬汝驥上疏剴切留中至是暉汝驥留而廷陳應軫嘉出授官迨吏部擬暉汝驥編修廷陳吏科應軫禮科俱給事中嘉御史有旨各依甲次補外至嘉靖初各復官而廷陳坐法革為民後以言事例準

致仕令謂廷陳已授給事中而激修撰舒芬等云云又出為裕州守且其時石公以禮侍學士掌院司教育非大學士也又謂肅皇帝登極訪羅遺佚巡撫都御史顧璘以廷陳名薦不果用亦誤嘉靖十八年璘聘廷陳修承天志而薦之為科中所駁故僅賜銀幣耳肅皇登極之際廷陳方坐事顧公尚為台州守

楊康惠公志學名臣也叙其事甚略至謂入為戶部侍郎遷尚書扈從聖駕大狩興都督餉免租民蒙其澤蓋

公以嘉靖十七年起廢為刑部左侍郎進尚書十八年以刑部尚書從駕耳是時戸部尚書為李廷相亦從駕而治餉者衮侍郎宗儒與公殊不相涉

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當撰五年丙戌進士題名記謂此記雖禮部題請命翰林院撰文然未嘗奉旨專命何年而各年碑石並書臣某奉勅撰其文又未嘗經御覽揆之事體似有未安臣今謹上文稿伏乞少運睿思改發禮部仍行翰林院擬定制勅房官一員書寫刻石上允

之遂著為例據此則前是焦芳之撰戊辰記阿附權奸改更制度既非奉欽依者徐文華之疏請更撰又何難也

史於叙王恭襄公瓊由副都御史陞户部侍郎而不言其轉吏部右侍郎及改南京則失之略謂加太子少保秩滿加太子太保尋加少傅太子太傅一品秩滿加少師太子太師則大誤自太子少保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則以山西邊功也加少傅則以兩廣功也加少師則以

應州功也原無先加太子太保及以滿考推恩且稱許亦過情

十六年廕順天府丞周璽子襄為國子生璽故以都給事中論劾逆瑾及黨惡錦衣衛指揮楊玉遂為誣害杖死上登極已賜祭旌其忠至是其子陳乞恩廕故有是命攷之武錄則璽以府丞時文移與勘事錦衣指揮僉事楊玉抗為所叅劾瑾怒而杖之致死也當時復據其子疏而予之廕史復據部覆而書之可謂幸矣

三十一年給事中袁洪愈劾翰林院檢討梁紹儒吏部文選司郎中白璧調紹儒外任下璧于鎮撫司拷問有跡乃罷為民按璧止是降邊方雜職尋遷布政司參議以三十四年山西地震壓死今云為民誤也

史于仇鸞敗事曲得其情而亦使之心伏所載大學士徐某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覽之大驚考之徐公奏云鸞疾非旦夕可愈防秋方急皇上早賜斷處庶免誤事又云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于一將者且戰守異術人鮮全方

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既足有濟日後亦可無虞蓋其時鸞疾雖甚勢尚薰灼上意尚未可測尋徐公此疏可謂婉而當矣而通虜誤國之狀實未遽詳指也余曾見徐公言上報札吾非不知鸞但欲甚其所為耳至夕而將印收矣又分宜聞有徐公疏恨不先之繞牀走十餘匝不能寢

史于四十年二月壬午云改少保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歐陽必進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不言其辭與不允也按

歐陽與首輔嚴爲密戚既以督工累加至少保志已滿而畏工部艱而繁欲避之時吏部吳亦嚴密戚也合而推歐陽上知其意弗悅也例當有辭疏疏既上而吏部別有會推官疏先已具歐陽名上于辭疏忽批云歐陽必進已之任了如何又辭歐陽跼蹐甚而謀之嚴教以之任不復謝上亦無如之何矣僅一月而吏部吳勒致仕禮部尚書亦缺俱當推補而左侍郎袁公爲上眷倚甚旦夕且得禮部而以署部事例先會官推吳缺而後

可及禮部袁公與右侍郎馮公率郎中以下入直所叩之
嚴嚴趣須曰年資官位孰有先歐陽必進者其與吏部表
裏孰有如都察院者又何問為時中外皆知歐陽為上
所厭惡推之則必取忤而又不敢違乃相率詣次相徐
公所謀之亦不能決已而嚴子世蕃亦至直再使人趣
袁公以下往會議方窘甚忽中使傳旨云袁煒陞禮部
尚書加太子少保兼官若故袁公喜而揖馮公曰別公
去具辭草耳公善為謀於是馮公淚承睫而言袁公上

所眷即忤旨必無他其罪我去我若孤鶵腐鼠耳郎以下皆失色及見嚴果不敢抗次早會推以歐陽名居首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啓謂歐陽必進果臣兒女親而為人長者其資簿官秩俱在六卿前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取疏以硃筆點用歐陽字筆重而硃濕覺透無存者蓋不久而竟逐之嚴卻不能救也此時新蔡張助甫為文選員外郎身履其事與余細述之吐舌曰嚴乃與人主爭强王介甫不足道也史于此等

事殊簡略

史言三月己亥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禮部尚書吳山冠帶閒住吏部左侍郎袁煒為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兼官如故戊寅改少保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亦不具辭與否與所以至十月戊寅故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卒其家為請贈部覆許之上曰若水偽學亂正此奏浮詞誇譽責對狀奪歐陽少保太子太保止為尚書十一月庚子南京吏部尚書缺

會推太子少保掌詹事府郭朴上以文選諸臣不宜擅推責諸臣且謂歐陽性固勤慎自連轉以後百凡專肆大失大臣體姑着致仕而用郭公代之

史于陸武惠炳傳稱已亥上南幸承天至衛輝行宫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上出于火上識其姓名即拜都指揮使累陞至今職及考華亭公所撰墓誌於炳事甚詳却一字不之及豈公于其時有所諱耶縱諱之何不略言從南狩時効勤勞與遷轉乃至并扈

從俱畧之也志稱炳以戊戌管衛事冬轉實授指揮使加俸及服色一級甲辰冬署衛印獲子殺母者陞都指揮同知則已亥之扈從與歸而拜都指揮使皆誤也史言炳任豪惡吏為爪牙多任耳目銖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過者即搒掠文致成獄没其貲産所夷滅不可勝道累貲至巨萬豪侈自奉營别宅十餘所皆崇麗分署姬妾紈綺寶玩所在充牣供張不移而具時遊處其間東西惟意又置良田宅于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

處皆有莊店聲勢震天下可謂實録獨其陰操吏兵二部權每文武大選岳收進退時時與之而給事御史翰林吏部多有出其門下者始與嚴氏石交晚而移嚮閒隙已成彼此各俟閒而發此皆未之及也

穆廟録載三年十二月庚申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余是時親覩邸報高拱以原官掌管吏部事並無所謂不妨閣務兼掌字面以故不遣行人不賫勑而吏部

僅以咨移兵部遣一指揮往高拱頗不樂至次年二月到任滕朧與閣務而與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俱免奏事承旨始真為閣臣矣録殊不實蓋王元馭所撰嘗與余爭以為實無不自知其誤也

穆廟録于萬鏜贈太子太保下云鏜以論趙文華進百花仙酒忤旨為民誤也鏜以合前官任及道里月日考九年滿為文華所訐未嘗論百花仙酒也又謂陶仲文請急歸里朱隆禧邀至家飲厚賂之而以方藥上聞亦

誤也陶由河南取道至麻城去崑山千餘里而遠朱雖因之進香布實無縁邀至家

徐宗伯氷廳劄記載王金事謂趙文華視師歸上愛幸之既傾李太宰旦夕希入閣分宜父子即昵文華然以非故事意頗難之乃自以王金所釀仙酒進曰飲之可長年臣師嵩所經驗也上以問分宜詫曰文華安得輕躁如此倘上服之不效誰坐欺罔乃宛轉復奏曰臣平生不近藥餌而有狗馬之年誠不知其所以然也上喜其酒于宮中數

飲之竟不責問文華而王金自此數以姓名通于上前亦時時密進丹方文華恃寵驕肆益甚上遣內使至文華宅有所齎賚文華適被酒對內使不能拜起還奏之上怒其不敬尋有旨勒歸而王金入為御醫矣此事雖彷彿而先後不甚合余于壬子年在燕中知進仙酒事百花仙酒者釀蜜為之味純甘而薄以蜜採百花故託曰百花仙酒時文華尚為通政使得之鄉人亦非王金也而輒進之上曰臣師嵩服之而壽上以問分宜分宜怒其不先白已也以惡

言詆之而次日召文華至直所責而詈焉其聲達于外華亭餘姚二相乃過分宜所見文華方跪泣而分宜詈不已二相為之宛轉以解後分宜罷直九卿進謁獨令從吏扶文華而出之文華迫乃重賂分宜夫人使置耳室俟分宜入内小飲令文華出拜謝乃解最後文華以大司空南征歸得幸加少保分宜因薦其文學當入直上弗應也而文華益驕侍中貴人不以禮嘗有所進方士藥且盡而上索之急懼荅曰此皆受之文華臣但脩合耳上使小璫從文華

所索之文華不應璫曰公不憂上怒耶文華傲然曰上怒寧殺我璫還以其語告上頫首曰真謂我不能殺汝而西苑方造新閣促工文華復應之緩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甍問曰誰氏第也一璫曰趙尚書新宅也一璫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渠亦何暇為上新閣上益恨之自是逐文華矣前事余所親見後事乃徐少師言之甚詳

又言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

毋喪請假歸竟不葬毋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又恃寵凌蠛有司為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按相之初歸賜馳驛給半歲假相歸驕侈宴佚挾持郡邑然頗漏分宜父子納賄事分宜聞而怒之假將滿比上至吳門而傳有倭警徘徊一月餘始發其官舟尾為舟人所供一小神像時呼談侍郎與語相怪之抵淮飲于漕憲歸入舟而跌傷左臂乃具實上聞請移假上怒切責倎至京聽該科叅究相馳之京自意當降秩供

事而已叅疏上逮付刑部無以罪也使郎探之分宜子答曰上怒甚必擬死而後愜乃坐以比附棄毀制書律斬報可明年冬遂同張司馬等棄市

偶有致徐文貞公傳者似非其家所請中間雖見叙賛而中多風刺且踈脱盩妄之語往往有之乃嘐然自謂惇史毋乃非當且乖忠厚之道乎哉聊為析之一謂公雅意在本朝介相國夏言客引入内會皇太子出閣選官屬改洗馬云云所云客者必御醫顧定芳也顧為陸

文裕公表弟而相國其門生以是稱相知然公之締姻實在洗馬後及世廟南幸立皇太子備宮僚非出閣也內閣前後薦辟多私人為給事御史所糾劾上特委吏部推舉時許文簡公讚虛心博訪所舉霍韜呂柟鄒守益薛蕙任瀚黃佐及公等皆天下知名士上斥蕙不用餘俱召入夏公大不懌而無如之何今謂公為相國所用何大謬也又謂公欲以陰計撓嵩權其寵固無間也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灾徙居玉熙殿隘甚嵩持衆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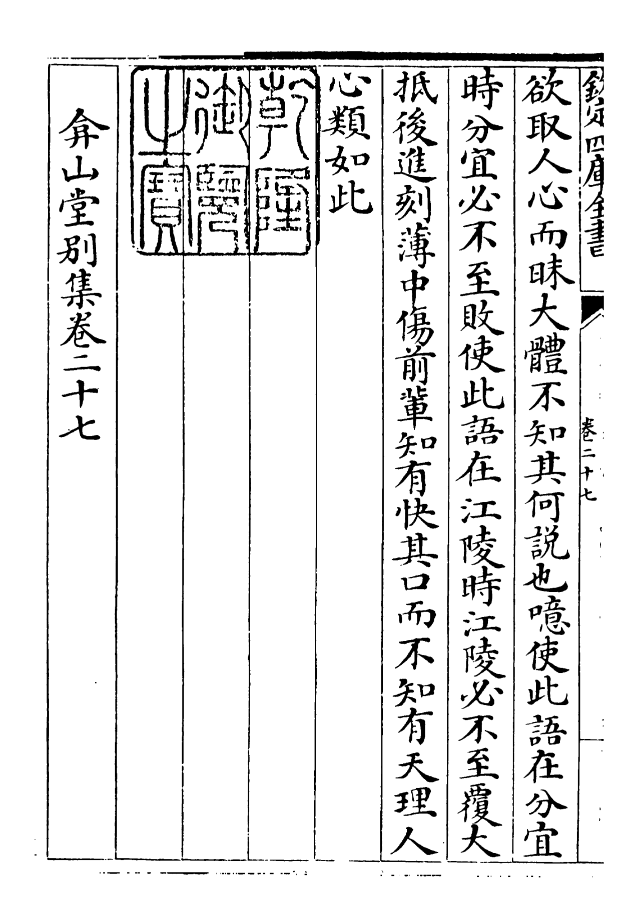
請上還大內上念大內諸帝所升遐地而方巽至殊庭欲高世比德於九皇則永壽宅新庶幾可以通天候神非徒恃九閽為重威也甚不懌嵩請公揣知微旨則請任永壽工上大悅遂移嵩寵與公矣公請以子璠閱視僅百日而工就上徙居焉更名曰萬壽進公少師而璠亦超拜太常少卿此語似是而實不然蓋永壽既灾公卿大臣皆欲上還大內而不敢嵩故測上之不欲歸大內也因請幸南內上不懌謂南內故英宗皇帝居之是

且欲幽我以屬公公度不可已始請以三殿大工之餘木而趣治之以百日為期且請身與工部臣雷禮計之百日而工果就上以是益重公其命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與工程亦上意也非公請也今曰公欲以陰計撓嵩權云云毋乃過於刻薄乎即公有之王沂公之逐丁謂用權以濟正亦無不可者而何煩其揞抶也

文貞公當柄政之始榜於坐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其言甚美而山齋語録乃

倐譏之以為世廟之英明威福豈下移者分宜特借威福以行其私耳今曰以威福還主上則皆㩀之于臣而今還之於君也是于已為美稱而于君顧掩其明聖嗟乎此語何其險而巧中也彼不覩分宜父子竊威福之久天下知其子而不知有父知其父而不知有君非一日矣文貞之語誠欲釋君之疑而開衆之惑也政務還諸司使諸司得舉其職耳以用舍賞罰還公論欲使公論得伸耳豈謂漫然模稜一無所可否耶今謂其

欲取人心而昧大體不知其何說也噫使此語在分宜時分宜必不至敗使此語在江陵時江陵必不至覆大抵後進刻薄中傷前輩知有快其口而不知有天理人心類如此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七